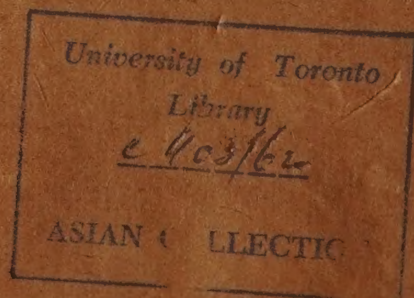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宋　建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正

蒙遜滅西涼

晉安帝隆安四年　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嘗與郭黁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騧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孟敏爲沙州刺史以暠爲效穀令宋繇事北涼王業爲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

守暠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歸謂暠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業因以暠爲敦煌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暠不可使處敦煌業以嗣代暠爲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暠迎己暠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奈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己不意將軍猝能拒之可一戰禽也暠從之先遣繇見嗣啗以甘言繇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暠乃遣邈

繇與其二子歆讓逆擊之嗣敗走還張掖暠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暠進暠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　冬十一月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李暠爲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守暠赦其境內改元庚子以瑤爲征虜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自稱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

焚城將部曲犇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
子部落而還
元興三年秋九月西涼公暠立子歆爲世子
義熙元年春正月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
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黄始梁興間行
奉表詣建康　秋九月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
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以張體順爲建康太守鎭樂
涫以宋繇爲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鎭敦煌
遂遷於酒泉暠手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慎賞
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

訾之來當研覈眞僞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愼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蒞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爲寇讎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纇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

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暠戰敗城守蒙遜引還

三年冬十二月西涼公暠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閒行奉表詣建康

六年秋八月沮渠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歆於馬

廟禽其將朱元虎而還涼公暠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暠結盟而還

七年秋八月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暠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暠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十二年夏六月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暠伐河西王蒙遜暠引見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直倡

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
異承明慙懼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涼公暠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
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暠卒官屬奉世
子歆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
興尊歆母天水尹氏爲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謚暠
曰武昭王廟號太祖　夏四月河西王蒙遜遣張掖
太守沮渠廣宗詐降以誘涼公歆歆發兵應之蒙遜
將兵三萬伏於蓼泉歆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與
戰於鮮支澗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

成而還

十四年秋九月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涼公歆將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還歆遣使來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爲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酒泉公

恭帝元熙元年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爲涼土三分勢不支久兼幷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撤懸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法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

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
聖之姿爲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
奉承遺志混壹涼土侔蹤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
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
身均士卒百姓懷之樂爲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
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爲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
簿氾稱上疏諫曰天之子愛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
不修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
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
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

月狐上南門令兹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於建康
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
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
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
梁熙既爲涼州不撫百姓專爲聚斂建元十九年姑
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爲呂光所殺段業稱
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
瓜州蒙遜募弑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
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
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

國將衰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
之大者也今變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
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英儁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
未然歆不從
宋高祖武帝永初元年秋七月甲辰詔以涼公歆爲
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
熾磐爲安西大將軍　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
攻秦浩亹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
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
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

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柰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爲善政修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歎曰今茲大事去矣歆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亹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

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爲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犇敦煌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爲吏部郞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爲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翻之弟也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娶其女爲牧犍婦索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李恂冬恂帥數千騎入敦煌元緒東犇涼興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河西王蒙遜帥眾二萬攻李恂於敦煌

三月河西王蒙遜築堤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宋承等舉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子弟寶囚於姑臧

張溥曰綱目於晉安帝義熙元年書西涼公暠遣使來上表三年復書是時天下無君久矣有一人知尊正統者則特書嘉之所以存天王黜僭國也李昶者漢李廣苗裔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暠少好學長習武藝誦孫吳兵法郭麐預知其當有國土呂光末京兆段業僭位使索嗣

爲敦煌太守張邈宋繇説暠距之又搆業殺嗣業固儒生無權畧外迫于暠内惑于沮渠男成不難殺嗣以謝暠然已使之而已殺之何以令下乎暠據敦煌之明年業即見弑于沮渠蒙遜當日固知其氣盡矣暠遣舍人奉表詣闕云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忠義憤發慨然有慕于召陵城濮之師誠謂涼州世順張氏先業可指日而復也遷都酒泉兵戈歲動禿髮傉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漸廣河西十郡其猶左衽乎不得已而著述志槐樹大酒

容諸賦以寄情僻陋遐方立功非所大業未成而年將頹暮誄妻誡子不忘道德終其身一文學之士循良之長而已敢曰興王千里哉子歆繼暠嚴刑煩役張顯氾稱苦諫不納好戰而敗身死蓼泉父不能爲齊桓晉文子反爲宋襄王偃霸王之事談何容易哉暠妻尹氏好學清辨有志節初適馬元正元正卒爲暠繼室自恨再醮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己生贊暠創業西川有李尹王燉煌之諺歆謀襲張掖尹氏立止不聽遂敗死其賢識過陳嬰之母無如子壯罔

何也宋繇爲暠同母弟佐暠開國受顧命相孺
子國亡不死臣於蒙遜與宋承之背李恂等耳
歆子重耳奔江左後仕魏子孫歷周隋封公竟
啟唐室世德不及公劉卜年長於秦仲河右二
十四年竟與汧渭岐邠竝美廢興亦各有天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乞伏滅南涼

晉安帝義熙六年　初南涼王傉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而去南涼太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是月傉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於窮泉傉檀大敗單馬犇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鍾之誅皆驚潰夷夏萬餘戶降於蒙遜傉檀懼遣司隸

校尉敬歸及子佗爲質於蒙遜以請和蒙遜許之歸
至胡阬逃還佗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
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畏蒙
遜之逼且懼嶺南爲奇鎮所據乃遷於樂都留大司
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纔出城魏安人侯諶等閉門
作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
大將軍諶自稱涼州刺史降於蒙遜
七年春二月焦朗猶據姑臧沮渠蒙遜攻拔其城執
朗而宥之以其弟挐爲秦州刺史鎮姑臧遂伐南涼
圍樂都三旬不克南涼王傉檀以子安周爲質乃還

南涼王傉檀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幷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傉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掠五千餘戸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旣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戸內叛此危道也衞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傉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九年南涼王傉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

塢又敗之於若涼因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於蒙遜蒙遜以文支爲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傉檀以太尉俱延爲質乃還

十年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南涼王傉檀欲討之邯川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傉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

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羣臣咸以爲不可太府
主簿焦襲曰傉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
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
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
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
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
守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
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
晉人有異心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
曰熾磐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

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千追傉檀以鎮南將軍謙屯爲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禿髮赴單爲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爲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爲晉興太守鎮浩亹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於枹罕赴單烏孤之子也　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犇告南涼王傉檀傉檀詔其衆曰今妻子皆爲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

以贖妻子乎乃引兵西眾多逃還傉檀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散騎常侍陰利鹿不去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眾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於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

然委質爲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爲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大臣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而已傉檀諸城皆降於熾磐獨尉賢政屯浩亹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禽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爲儲副不能盡節

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傉檀至左南乃降熾磐聞傉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秋七月熾磐以傉檀爲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南涼文武依才銓敘歲餘熾磐使人鴆傉檀左右請解之傉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謚曰景王虎臺亦爲熾磐所殺傉檀子保周賀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河西王蒙遜久之又奔魏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冬十一月南涼禿髮傉檀之死也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

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讎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后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讎雖以婚姻待之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爲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弑熾磐后妹爲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千餘人

張溥曰前涼張軌據涼州歷九世七十有六載而苻堅滅之後涼呂光據姑臧歷三世十有三

載而姚興滅之西涼李暠據河右歷二世二十
有四載而沮渠蒙遜滅之南涼禿髮據廣武歷
三世十有九載而乞伏熾磐滅之北涼沮渠據
張掖歷二世三十有九載而魏滅之軌之興也
錄中原淪沒元帝徙居江左乃控據河西稱晉
正朔至天錫降于苻氏其地尋爲呂光所據光
都姑臧後以郭黁言讖改昌松爲東張掖郡及
呂隆降姚興地始三分有西南北之號然呂光
臣於堅者也段業臣於光者也沮渠蒙遜李暠
又臣於業者也光叛堅業亦叛光蒙遜與暠從

而效之曷知尊晉史無貶辭蒙遜殺業直斥爲
弒上下之防嚴矣禿髮烏孤則鮮卑别種遠祖
匹孤自塞北遷河西稱雄强久光初王時烏孤
即辭其爵旣取金城遂爲南涼傳弟利鹿孤傳
檀檀威邊塞抗衡大國蒙遜熾磐咸服從委質
其强能臣人非臣於人而叛者也傉檀自晉安
帝元興初稱涼王徙樂都歲與沮渠構兵唾契
汗乙弗等部叛更親與討熾磐乘虛襲之樂都
城潰容身無所歸於西秦遇鴆死當傉檀之數
攻南涼也惟怒蒙遜不知諸部之叛旣破乙弗

不知西秦之襲所敵在此所禍在彼常勝之兵忽喪其家楚靈黷武身死乾谿自古喪亡者其國豈盡弱小哉苻堅寇晉而敗翟斌叛之命慕容垂討斌而垂叛命姚萇討垂而萇又叛苻氏遂亡得勢之君敵皆我役也失勢之君役皆我敵也苻堅肥水傉檀乙弗咸以驕蹩勝亦何可恃也晉隆安中乞伏乾歸困於姚興奔南涼以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遇執利鹿孤命殺之傉檀以魏武善關羽秦昭恕頃襄爲言乃赦之無何又奔允街傉檀歸其妻子今南涼窮厄固

熾磐報德之日也然夫差能容句踐句踐必殺夫差出反勢極寧有生存者乎西涼之亡尹太后守義蒙遜不敢殺南涼亡傉檀女爲熾磐后謀復讎而死强虜無繼絕之仁婦人懷宗國之志其亦人心之不滅者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一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蒙遜伐西秦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春三月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魋尼寅邀蒙遜於浩亹蒙遜擊斬之又遣將軍折斐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擊禽之　夏五月西秦王熾磐帥衆三萬襲湟河蒙遜弟漢平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破之熾磐將引去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

復攻之漢平力屈爲熾磐所禽
十二年春正月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漒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三月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
宋武帝永初元年春正月秦王熾磐立其子暮末爲太子秋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千餘人而還
二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鄯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衆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

將軍禾奕干等帥步騎五千拒之敗鄯善等於五潤
虜苟生斬首二千而還
三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眾
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
軍出連虔等帥騎六千擊之冬十月秦出連虔與
河西沮渠成都戰禽之
營陽王景平元年夏四月秦王熾磐謂其羣臣曰今
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
奕世英武賢能爲用且讖曰恆代之北當有眞人吾
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於魏

貢黃金二百斤幷陳伐夏方略

文帝元嘉元年秋七月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奕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二年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西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禽之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

三年春正月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於夏

秋八月秦王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遜發兵禦

之且遣使說夏主使乘虛襲枹罕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歸九月徙其境內老弱畜產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韋伐攻拔南安獲秦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冬十月秦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於嵻峎山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伐進攻枹罕秦王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鎮京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戰卻之呼盧古韋伐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於湟河虔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

都爲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抈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匹及錦罽銀繒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　冬十二月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磐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

六年春正月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

拔西平執太守麴承　夏五月河西王蒙遜伐秦秦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幵谷以應河西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汧川以叛暮末討之爲幼眷所敗還於定連蒙遜至枹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弟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之　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於秦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爲世

子暮末以興國爲散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
七年冬十月秦王暮末爲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
納闐請迎於魏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
城邑毀寶器帥戸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給事
黃門侍郎郭恆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
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
皆入於吐谷渾 十一月魏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
秦王暮末秦衞將軍吉毗以爲不宜內徙暮末從之
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
郡諸軍事廣寧太守焦遺爲主遺不從乃劫遺族子

長城護軍亮爲主帥眾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主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犇還廣寧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遺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

八年春正月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眾一萬攻南安城中大饑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犇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并沮渠興國送於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犇廣寧

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
顚覆豈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殄寇讎遺曰今主上
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絶
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爲主而伐之庶有
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
卒楷不能獨舉事亡犇河西　夏五月夏主殺乞伏
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張溥曰宋文帝元嘉五年夏五月秦王乞伏熾
　磐卒世子暮末立六月涼侵秦秋秦及涼平冬
　涼復攻秦六年夏涼及吐谷渾侵秦秦敗之獲

涼世子興國七年冬秦遷保南安八年春夏滅
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暮末在位三年歲苦戰
爭竟遭赤族窮困極矣魏書云暮末政刑酷濫
內外崩離若誅辛進五族刳殺叔父什寅及白
養去列皆其淫戮之大者足以喪軀綱目又書
其國災異者二日食至星晝見地震草反不雨
九月亡徵亟見逾年而滅要其始難則涼王沮
渠蒙遜也熾磐方死蒙遜乘喪來伐狡夷無親
固未可責之以禮然微危迫險朝盟夕變其誰
堪之沮渠成都爲秦所執熾磐遺命歸之暮末

從其言蒙遜許和今暮末執興國若縱之還蒙
遜必深見德可以息兵乃怒不聽贖結怨河西
豈得策乎秦懼涼逼請迎於魏焚城邑燬寶器
而出至高田谷赫連定發兵逆拒遂保南安魏
遣使來迎又不往定圍之急出降遇誅始也涼
可以和而不和既也國可以守而不守身一播
蕩司命在人或夏或魏惟所生死天下未有國
君棄社稷歷間關猶欲中立保無恙者也禿髮
傉檀與蒙遜構兵不已羣部叛之自恃其彊出
征乙弗熾磐乘虛襲破樂都傉檀歸熾磐未幾

鴆死傉檀所惡者惟蒙遜而滅之者反出於乞伏熾磐暮末所畏者惟蒙遜而滅之者反出於赫連定事變忽來鳥可測也傉檀亡於好戰暮末亡於懼敵其速死也皆繇輕於越境暗於託身春秋悲紀侯大去其國南涼西秦蓋蹈之矣傉檀窮蹙獨陰利鹿隨之尉賢政則固守湝亹不下聞傉檀之左南乃降西秦亡矣焦楷猶勸其父遺創大義殄寇讎遺病卒乃蹙河西國家顛覆忠臣乃見顧其時則無爲矣哀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劉裕滅南燕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於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子

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犇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爲婦超恐爲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眞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爲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

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法曰昔
漢有卜者詐稱衞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
由是與法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
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
爲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
時賢爲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入則侍奉
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秋
九月汝水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
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
也固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立超

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篤瞑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爲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己未超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楊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鞠仲爲司空封嵩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謚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

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爲青州牧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羇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

二年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於遊畋封孚韓諄屢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鞠仲謂孚

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乎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秋九月南燕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慕容法不犇喪超遣使讓之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卽以語法法爲謀見誤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

融犇魏超遣慕容鎮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兗州昱拔莒城段宏犇魏封融與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凝凝犇梁父範幷將其衆攻梁父克之法出犇魏凝出犇秦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犇秦秦以鍾爲始平太守凝爲侍中南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轘之法衆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

三年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

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爲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於秦稱藩奉表慕容凝言於興曰燕主得其母妻不可復臣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

朕歸燕主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
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羣臣議見宗
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
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爲豎子屈節超曰吾爲太
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 冬十月南燕主
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
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
親帥六官迎於馬耳關

四年春正月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
延氏爲皇后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

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冬十一月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

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諄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

與卿言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爲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内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桂林王鎭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爲國結怨何功而封超怒不答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鎭淮陰以備

之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　夏四月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

軍公孫五樓曰吴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
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鋭氣然後徐簡精騎
二千循海而南絶其糧道别勑段暉帥兖州之衆緣
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
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
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
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
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
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
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

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
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
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
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
鎮出謂韓諄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
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
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
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
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
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

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

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
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
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
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
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
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
鎭以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
焉鎭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犇敗
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
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

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爲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爲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

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爲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

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秋八月封融詣劉裕降　初秦王興遣衞將軍姚强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幷兵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强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

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犇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犇於裕張綱爲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綱母於城上支解之　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諄諫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彊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銑勸超降超怒囚之二月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卻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絶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

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彊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

康斬之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横騖虎噬

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

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

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

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

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張溥曰慕容德甝之少子也博觀羣書性清愼

多才藝苻堅篡立時苻雙苻柳構難德勸慕容

暐乘釁討堅不從燕亡入秦堅敗於晉德說暐

圖興復又不納乃從慕容垂賛中興討慕容永有功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兄弟之際相知何深也垂立太子後段后以寶鱗為憂告其妹季妃曰范陽王有非常器度必主燕祚后知德又深於垂德之當興也徵夢日之祥三臺之謠人且信之矣寶遭亂奔亡羣臣勸德即尊號謝之既從滑臺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闕設不謀羣下竟行其志出寶於顛沛之中扞圉反旆光復社稷以叔父之親述先王之事其功豈僅晉鄭輔周梁王衞漢

哉慕容鍾張華勸進德遽忘臣節不出迎寶遂
至君弑國分後雖決策潘聰進據廣固恐南燕
之主無以對趙思服辟閭渾也慕容超德兄北
海王納之子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
誅之納妻段氏方娠呼延平挈之逃羌中而生
超覩其陽狂秦市金刀復還卽慕容翰乞食於
宇文拓跋珪寄身於賀訥流離屯晦亦無以加
德子俱喪立超爲嗣誠天命非人力卽位以後
猜過日彰公孫五樓用事慕容鍾段宏等離叛
豈行事眞桀紂哉所云身長八尺腰帶九圍適

冠玉而穢藪耳劉裕師來縱入大峴其愚倍成
安君不守井陘之關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是
桀紂之不足又甚而爲劉璋也德初迎超至夢
皝命其早立超爲太子德感先帝神明下書不
敢後意者其妖夢歟不然何亡之暴也慕容垂
興燕子高陽王隆遼西王農最賢不立而立寶
國遂大亂德無子勢必立超且有賢名風表何
可廢也是故立寶垂過也立超非德過也張光
董銑勸超降怒不許卒斬建康雖無姚泓銜璧
之辱不免王始朕崩之誚死固鴻毛耳然慕容

氏廢興離合凡四至超而告究其數盡矣賢如
慕容盛尚殞於暮夜之戎超亦何能獨長久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劉裕滅後秦

晉安帝元興元年秦王興立子泓爲太子大赦泓孝友寛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爲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　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逵裕國兒皆爲公

義熙三年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

七年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爲雍州刺史鎮安

定姜紀諂附於弼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鎭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鎭興不從

十年夏五月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沖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閒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

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温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爲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衆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鎭者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鎭東將軍豫州牧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諶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

討弼會興疾瘳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
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
任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各
罷兵懿洸諶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
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
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寘之刑辟奈何逆
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
自處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
公弼釁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
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

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

十一年春三月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丕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陛下之謂也興不從　秋九月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

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輯諧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惻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與之謀因弼將殺之窮治黨與泓流涕固請乃幷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

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
怒曰天上失星入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
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
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
之精妙
十二年春二月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
西宮興疾篤還長安黃門侍郎尹沖謀因泓出迎而
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宮臣諫曰主上疾篤姦臣在側
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
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

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沖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沖以興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興入宮命太子泓録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

宜速決討愔卽與尹沖帥甲士攻端門斂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衆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犇雍尹沖及弟泓來犇興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興卒泓祕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　三月

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爲徐兖二州刺史瑯邪王德文請啓行戎路脩敬山陵詔許之秋八月甯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爲穆之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懷慎懷敬之弟也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

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帥眾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為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為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迹則大府立危不如

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　九月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爲從事史王鎭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鎭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衆千餘人來降太尉裕板爲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王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

救衛宜遷其鎭戸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
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
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
爲嶺北所憚鎭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
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
郿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爲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
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
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置
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
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

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必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兖州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

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脩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爲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魏河內鎭將於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矟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矟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司馬休之等犇秦事見劉裕篡晉）

冬十月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皐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鎭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武衛將軍

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陜津爲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衆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爲朝廷所責乎洸以爲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

忠臣之言爲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旣而成皐虎牢皆
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犇還龍驤司
馬滎陽毛德祖與之戰於柏谷之兵敗被十餘創據
地大呼之司馬蹇鑒冒刃抱之而泣之曰吾創已重
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
踰城犇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
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爲京觀道濟曰
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
之者甚衆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己
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太尉

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陽　十二月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秦王泓而代之懿以為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

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陜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虵立屯陜津武衞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鎭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送佩刀爲誓成都不從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

明公乎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十三年春正月秦主泓朝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危迫君臣相泣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眾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犇還長安恢至新支姜

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諶爲恢所敗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灃西扶風太守姚儁等皆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留寧朔將軍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衆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詔以義隆爲監徐兗青冀四州諸

軍事秦州刺史　二月王鎮惡進軍澠池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禽之雅殺守者而逃鎮惡引兵徑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秦河北太守薛帛犇河東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於蒲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爲姚成都所敗辛酉滎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爲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眾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埶孤力弱不如與

鎮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鸞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爲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沈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鸞殺其士卒數千人紹

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帛據河曲來降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劣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必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

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爲吾患乎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以左

將軍向彌爲北青州刺史留戍碻磝初裕命王鎭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鎭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爲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勝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爲將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鎭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戸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

如此何由得遣軍鎭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毦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

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齎大鎚及矟千餘張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千魏人退還畔城超石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帥眾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爲固欲以絕檀道濟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啓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

以膏齊斧耳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既代紹眾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嘉毛脩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　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　八月太尉裕至閿鄉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傅弘之以

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奔還灞上初裕以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太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

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犇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灞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爲之援鎮北將軍姚強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強死難犇長安東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灞東泓屯逍遥園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

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壬戌旦鎭惡至渭橋
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旣登渭水迅
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鎭
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
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
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
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爲丕敗
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諶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鎭惡
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犇石橋東平公
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

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
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
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
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
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
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
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
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
其功大不問或譖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偽輦將有異
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

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六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裕以薛辯爲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諸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衆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

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

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
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
縣鎭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爲兄弟勃勃使
中書侍郎皇甫徽爲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
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冬十一月
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
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
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穆之之卒
也朝廷恇懼欲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
軍諮議參軍張邵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

專命宜須諮之裕欲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羨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眞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眞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爲長史王鎭惡爲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爲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爲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戸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略

之意皆歎息失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爲多由是
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
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
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
欲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
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衞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
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
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鬬之使爲亂也
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

豐鄗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閏月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

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簒事耳不暇復以中
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
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
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眞在綱罟之中不足
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璝都督前鋒諸軍
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爲撫
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爲後繼
十四年春正月夏赫連璝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
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退屯劉迴
堡遣使還報王鎭惡謂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

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
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
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
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眞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
田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
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犇
告劉義眞義眞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
田子帥數十人來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
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爲安西司馬傅弘
之大破赫連璝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衆

夏兵乃退王戌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聞王鎭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追贈鎭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爲幷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鎭蒲阪徵荆州刺史劉道憐爲徐兖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義符鎭荆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爲司州刺史鎭洛陽中軍諮議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更以義隆爲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郞將荆州刺史以南郡太守到彥之爲南蠻校尉張邵爲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爲長史北徐州從事王

華爲西中郎主簿沈林子爲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慶爲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　冬十月劉義眞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脩於義眞曰王鎭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眞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眞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璝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

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
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
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敕義
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
與義真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十一
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
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奔夏赫連璝帥衆三
萬追義真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
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宜棄
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

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爲王買德所禽司馬毛修之與義眞相失亦爲夏兵所禽義眞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眞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眞於背單馬而歸義眞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寒勃勃裸之弘之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長安

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犇潼關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算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爲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

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它年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爲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懾服大威爲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洛而返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況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顒顒以望殿下之返旆

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爲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啟知義眞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眞爲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爲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爲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

張溥曰晉書稱姚興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藩僞蜀夷隴右靜河西霸功猶楚莊秦穆又云委梁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己生災邊城繼

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論興者詳矣至王師下長安凶嗣降軹道姚氏遽亡人心咸快然觀姚泓行事固非亂主也泓孝友寬和博學善談論尊敬師傅懲戒嚴酷劉厥之亂泓遣彭白狼討斬之諸將請廣首級謝不許弟弼謀奪嫡恩撫如初姚紹爲弼羽翼推心事之若皆無愧於人君之度在位二年而亡姚萇之惡累之也萇父弋仲雖赤亭羌人素亮直知義冉閔滅石氏弋仲戒令諸子歸晉竭盡臣節子襄來降殷浩激之使叛後爲苻堅所殺萇即臣堅乘危弒之其

罪有三受命仕晉背之從亂一也兄死於堅靦
顏事讎二也旣委質於堅矣因亂而賊君三也
萇負三罪竟享年六十有四子興繼之擊殺苻
登僭稱帝者二十二年逆賊厚終猶劉淵石勒
縱苻堅入夢鬼兵刺血烏足償厥愆哉姚泓仁
弱內變方定晉師復出姚懿姚恢先叛姚紹等
戰死遂泥首獻闕斬於建康自古强大之國其
亡也或以暴君或以弱主爲桀紂而亡者病在
暴爲赧獻而亡者病在弱然赧獻之亡反速於
桀紂國力坐詘而君威下移也後秦之興雄於

諸邦使一剛決善戰如石虎其人者守之即無道尙能捍禦大敵與之持久泓則何能乎兵交立潰師至即降直不戰而靡耳興之有泓名爲守文實則速斃益信祖宗以逆得國者即子孫中主尙莫能救也且懷愍喪中原人皆思晉咸康永和之間庾亮庾翼褚裒殷浩諸臣歷謀興復功雖不遂魯郡義兵河北遺民懷舊反正者未絕也桓溫敗秦兵於藍田三輔郡縣喜覩官軍不渡灞水王猛譏之薛珍勸溫徑逼長安不從而退珍偏師獨濟頗有所獲長安之望王師

久矣劉裕馳江沱之宴安清百年之腥穢亦物逢其會天與其成也裕謀內禪無志西略流戸歎息父老流涕覩秦隴悲裕之去足知其喜裕之來惜裕不以義終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

